

古今文選

齊鐵恨主編

期二五二第

版出日十三月七年五十四國民華中
排重日十二月五年三十六國民華中
刊副報日語國
號十街州福市北台：址社

西銘

張載

張載西銘

乾稱父，坤稱母。①予茲藐焉，乃混然中處。②故天地之塞，吾其體；天地之帥，吾其性。③民吾同胞，物吾與也。④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，乃統天。⑤大哉坤元，萬物含弘，乃配天。⑥至哉坤元，萬物負載，乃合天。⑦君子居則體此而孝，動則盡此而忠。⑧其計於生也，與萬物同體，故其愛之如一。⑨其計於死也，與萬物同歸，故其視之無間。⑩

① 乾稱父，坤稱母：周易說卦傳：「乾，天也，故稱乎父；坤，地也，故稱乎母。」萬物資始，乃統天：萬物皆資於乾以始，故乾為萬物之祖，統攝萬物。② 予茲藐焉，乃混然中處：予，我；茲，此；藐，小；混然，混雜無別；中處，居於天地之間。③ 民吾同胞，物吾與也：民，人；同胞，同體；物，物；與也，與之。④ 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，乃統天：乾為天之元，萬物皆資於乾以始，故乾為萬物之祖，統攝萬物。⑤ 大哉坤元，萬物含弘，乃配天：坤為地之元，萬物皆資於坤以弘，故坤為萬物之母，配於天。⑥ 至哉坤元，萬物負載，乃合天：坤為地之元，萬物皆資於坤以負載，故坤為萬物之母，合於天。⑦ 君子居則體此而孝，動則盡此而忠：君子居則體此而孝，動則盡此而忠。⑧ 其計於生也，與萬物同體，故其愛之如一：君子居則體此而孝，動則盡此而忠。⑨ 其計於死也，與萬物同歸，故其視之無間：君子居則體此而孝，動則盡此而忠。⑩

〔注解〕

〔題解〕張載講學關中，嘗作二銘，書於學堂雙牖，東曰乾極，西曰訂頑。程頤（伊川）為改名曰：東銘、西銘。程子以為西銘極純無雜，秦漢以來，學者所未到，故常以開示學者；至南宋朱熹尤推重之，詳加注釋，以與大學並稱。西銘寓意深遠，筆力醇厚。大旨以天地為一大家庭，人類為一大家族。有有形於天地間者，若動若植，有情無情，莫不有以盡其性遂其宜。儒者任務在樂天安命，淑世淑人，參天地贊化育，然後為功用之全。本篇選自張子全書卷一。

孫丑上：「夫志，氣之帥也。」

朱熹說：「乾陽坤陰，此天地之氣，塞乎兩間，而人物之所資以體者也；故曰天地之塞，吾其體。」

氣之帥也，而人物之所資以體者也；故曰天地之塞，吾其體。」

也；故曰天地之塞，吾其體。」

民吾同胞，物吾與也：君子居則體此而孝，動則盡此而忠。

生者，謂之同胞。與是黨與、濟所

輩。朱熹說：「惟人得形氣之正，是以其心最靈，而有以通乎性

命之全體。於並生之中，又為同

類，而最貴焉，故曰同胞。則其

視之也，皆如己之兄弟矣。物則

得夫形氣之偏，而不能通乎性命

之全，故與我不類，而不若人

之貴；然原其體性之所自，是亦

之貴；然原其體性之所自，是亦

之貴；然原其體性之所自，是亦

之貴；然原其體性之所自，是亦

之貴；然原其體性之所自，是亦

之貴；然原其體性之所自，是亦

之貴；然原其體性之所自，是亦

之貴；然原其體性之所自，是亦

之貴；然原其體性之所自，是亦

張 載 西 銘

下：「禹惡旨酒。」又曰：「好飲酒，不顧父母之養，二不孝也。」此言人能遏止私欲，如禹之惡旨酒，則得事天之道。

②④ 育英才，穎封人之錫類：孟子盡心上：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。」穎封人，指穎考叔。錫類，謂賜善及於同類。詩大雅既醉：「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。」匱，盡也。類，善也。春秋時，鄭武公夫人武姜，不喜太子寤生，偏愛少子叔段。及武公卒，寤生立為莊公，封叔段於京。後段謀襲鄭，武姜暗為內應。既而莊公克段於鄆，怒而遷其母於城穎，發誓曰：「不及黃泉，無相見也。」穎谷（在河南登封縣西南）封人，穎考叔，獻物於莊公。公賜之食，考叔請舍肉以遺母。公深受感，動，悔而思母。考叔勸莊公掘地及泉，隧而見武姜，遂為母子如初。君子曰：「穎考叔，純孝也。」愛其母，施及莊公。事見左傳隱公元年，及史記鄭世家。此

言人能樂育英才，如穎考叔之以孝親之心，感化他人；則是以善心惠及同類。

②⑤ 不弛勞而底豫，舜其功也：虞舜父名瞽叟，性頑，屢欲殺舜。舜耕於歷山，捕漁於雷澤，燒陶器於河濱，不失為子之道。（見史記五帝本紀）。孟子離婁上：「舜盡事親之道，而瞽叟底豫；瞽叟底豫而天下化。」注：「底，致也。豫，樂也。」焦循正義：「致樂者，由不樂而至於樂也。」此言舜勤勞工作，盡事父之道，以致得其歡心。人能盡事天之道，致天地之歡悅，是亦舜之功也。

②⑥ 無所逃而待烹，申生其恭也：申生，春秋時晉獻公太子。獻公信嬖妾驪姬讒言，以為申生欲害已，將誅之，更立驪姬子奚齊。申生之傅杜原款勸其向獻公辯明，申生曰：「吾君老矣，非驪姬寢不安，食不甘，如辯明，君怒驪姬，不可。」其弟公子重耳勸其出亡他國，又曰：「君謂我欲弑君也，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？吾何行如之。」遂不聽，再拜自縊死。晉人諡之曰恭世子。（事見禮記檀弓、左傳僖公四年及史記晉世家）。此言申生無所逃而待殺，其恭順至矣。事天者，亦應修身以俟天命，禍福不變，如申生之恭順。

②⑦ 體其受而歸全者，參乎：參，指曾參。論語泰伯：「曾子有疾，召門弟子曰：『啟予足，啟予手。』」詩云：「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」而今而後，吾知免夫，小子！曾子臨終以身體受之父母，能無毀傷，完全歸還為幸。禮記祭義所謂：「父母全而生之，子全而歸之，可謂孝矣。」不虧其體，不辱其身，可謂全矣。此謂事天者亦當如曾子之全受全歸。曾參之參或讀為焉。

②⑧ 勇於從而順令者，伯奇也：琴操：「履霜操，（周）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。伯奇無罪，為後母讒而見逐，乃集菱（菱）荷以為衣，

採棹花（棠梨）以為食，晨朝履霜，自傷見放，於是援琴鼓之，而作此操。」朱熹說：「伯奇之履霜中野，則勇於從而順令也。」

②⑨ 富貴福澤，將厚吾之生也：厚，大也。富貴福澤，所以大奉於我，而使易於為善。

③⑩ 貧賤憂戚，庸玉女於成也：憂戚，憂愁也。庸，殆也。女同汝。詩大雅民勞：「王欲玉女。」玉，寶愛之意；愛汝使達於成功。孟子告子下：「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……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」以此意同。

③⑪ 存，吾順事；沒，吾寧也：沒，寧，安也。言生則順天理以行，死則心安而無愧。朱熹說：「孝子之身存，則其事親者，不違其志而已；沒，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。仁人之身存，則其事天者，不逆其理而已；沒，則安而無愧於天也。」

（方祖綏選註）



西銘的大意

方祖棻

天叫做父，地叫做母，我這樣渺小，和萬物合一，處在中間兒。所以天地的氣，形成我的形體；天地的心，形成我的性情。一切的人都是我的同胞，萬物都是我的朋友啊。天子，是父天母地的宗子；大臣，是幫助天子管理天下的。尊敬年老的，就是事奉自己的長輩，慈愛孤兒弱子，就是看護自己的子弟。聖人是和天地同德的；賢者是人羣中特出的人物。凡是天下衰老殘廢疾病的人，孤零零的孩子，沒兒女的老人，鰥夫，寡婦，都是困苦沒人管的弟兄啊。保養他們，也是幫助自己啊。能夠樂天知命而不憂愁，才是純孝的子女啊。違背天性叫做背德，殘害仁心叫做逆賊。助長罪惡是沒出息的；能盡人性，行人事，才是克肖天地的好兒女。理解天地的化育，就能續成天地的事業；深通天地的神明，就能繼承天地的心志。內心無愧，才算對得起天地；能保全仁心，培養天性，才算事奉天地不懈怠。要像夏禹一樣厭惡嗜欲，去事奉天地；要像顏叔一樣教育英才，把孝心送給同類。能夠工作不鬆弛，使天地喜悅，就是虞舜一樣的功勞啊；能不逃生避死，等待天道安排，就是申生一樣恭順啊。形體受自天地而能完好歸還，就是曾參啊；能勇敢地服從而依順天命，就是尹伯奇啊。富貴幸福，是天地愛我，要我容易作好事；貧賤憂愁，是天地要磨鍊你，要你有成就。活着，順天理做事；死了，就能安心無愧於天地了。

東 銘

張 載

戲言，出於思也；戲動，作於謀也。發乎聲，見乎四支^①，謂非己心，不明也。欲人無己疑，不能也。過言，非心也；過動^②，非誠

人也。失於聲，繆^③迷其四體，謂己當然，自誣^④也。欲他人己從，誣^⑤也。或者以出於心者，歸咎為己戲；失於思者，自誣為己誠。不知戒其出汝者^⑥，歸咎其不出汝者^⑦，長傲且遂非，不知孰甚焉！

〔注 解〕

① 支：同「肢」。② 過言、過動：非禮之言動。出於

無心者謂之過。③ 繆：謬誤也。④ 自誣：自欺。⑤ 誣人：欺人。⑥ 出汝者：謂戲言與戲動。⑦ 不出汝者：謂過言與過動。劉宗周曰：「此張子精言心學也。戲言、戲動，人以為非心，而不知其出於心。思與謀，心之本乎人者也。過言、過動，人以為是心，而不知其非心。誠者，心之本乎天者也。當如何以克治之，則學問之當如何以省察之，而其本乎天者，當如何以克治之，則學問之能事畢矣。今也，指其本乎心者曰：『吾戲耳』，而不知戒；又指其不本乎心者曰：『是亦吾心也』，而不知答。則戲而不已，必長其傲；過而不已，必遂其非。適以自欺其本心之明，不智孰甚焉？夫學因明至誠而已矣。然則西銘之道天道也，東銘其盡人者歟。」

〔作 者〕

張載，字子厚，宋郿縣橫渠鎮人，生於真宗天禧三年

（西元一〇一九）。少孤貧，自力於學。范仲淹授以中庸，遂博通六經，旁涉釋老。嘉祐初，至京師（開封），見程顥、程頤，論道學之要，大為歎服。舉進士，仕為雲巖令，教化大行。神宗熙寧初，為崇政殿說書，與王安石議不合，託疾歸橫渠。益肆力於學，弟子日進。關中風氣為之丕變。呂大防薦知太常禮院，告疾歸。熙寧十年（一〇七〇）卒於臨潼，年五十八。門人奉喪還葬於涪州（今四川涪陵）。張子全書十五卷（作行狀。世稱橫渠先生。傳其學者號為關學。所著有本，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排印本）。

